

T 856/4431 b (3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0 1955

四書諸儒輯要 卅一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四書諸儒輯要孟子卷之

都梁李浦霖岱雲泰訂

男

學曾魯堂
夢雷廣思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此表孔子之聖異於羣聖章內所論雖有四聖却以孔子為主前五節歷敘羣

聖而斷其異歸重聖之時一句後二節明孔子之所以異歸重智字細分之伯

夷四節是案五節是斷故再用孟子曰起集大成節以樂喻言孔子聖智兼備

末節以射喻言孔子智由於聖總明孔子之全異於羣聖之偏以見願學之意

孟子曰伯夷曰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

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



四書諸儒輯要孟子卷之十一

三

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原講古有伊尹者其自言有曰致君之具在我何所事而非吾君澤民之具在我何所使而非吾民其言如此故世治亦進而仕世亂亦進而仕以為君為民焉又嘗自明其仕進之意曰天之生斯民也原欲使先知其事者覺後知之人使先覺其理者覺後覺之人而今幸而為天生民中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知覺之道覺此後知後覺之民不容負天之托也由其覺民之言以推其覺民之心思天下之民但有匹夫匹婦未知未覺不與被堯舜治民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以陷之是以具一人之身而自任以天下之重也無所擇於世而有所責於已伊尹之行蓋如此

附叅尹之治亦進亂亦進只是形容他以天下為已任底意思其實亂如何可進如不遇湯聘但耕莘樂道耳何進之有只是他任底意思雖世亂亦要進故欲堯舜之澤被天下而後已○湯嘗以伊尹進之桀故曰五就湯五就桀想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之言或指此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田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原講言有柳下惠者不以汙君為羞而事之不以小官為卑而辭之其進而事汙君為小官也不隱其在已之賢能而必以其直道直道必至於遺佚雖人遺佚之而不怨遺佚必至於阨窮雖身處阨窮而不憫其事上者然也至於與鄉人處其中由由然自得不忍舍而去也其言曰爾自為爾我自為我雖袒裼裸

此言言得車身卷之一
三
程於我之側亦爾自無禮耳焉能悅於我哉此所以不忍去也其處眾者然也
柳下惠之與物無忤如此蓋寬大敦厚人也故後世聞柳下惠之遺風者雖鄙
隘之夫亦化而有寬大之量雖刻薄之夫亦化而有敦厚之性而莫不興起者
矣無所異於已而有所化於人惠之行蓋如此

疏義新安陳氏曰凡言聞其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其流風餘韻足以聳動
後世者也伊尹道行於當時有功業可見不待以風言夷惠道不行於當時無
功業可見而其制行之高足使後世想聞其餘風而興起所以以風言夷則風
之清惠則風之和也或曰孔子道亦不行於當時而不以風言何也曰孔子如
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言之也○林次崖曰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相
足說猶云不枉道而必以道云爾遺佚只是不見用既窮是因不見用而貧窮
○王觀清曰首六句是事上和次六句是處眾之和鄙寬以量言敦薄以情
言鄙字他處只訓陋以對寬言訓狹陋是不能容人之意○張彥陵曰由立軌

說到居鄉總之不分爾我不懼世挽之意此一惠之寬處敦處

伯夷惟是廉有立志故至頑亦廉懦亦立柳下惠惟是寬敦故至鄙亦寬
薄亦敦觀聞風者而二聖之清和愈見也都是極力形容他清和好處與前要
見他隘不恭者不同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
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漸先歷反

接猶承也漸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
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
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醬肉不至則得以
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原若孔子則又不同當其在齊景公不能用而去齊也則炊飯未熟遂承水
取米而行雖一飯之頃亦有不能待焉其在魯定公受女樂不朝而去魯也不

忍遽去曰遲遲吾行也。夫去齊如彼其急，而去魯如此其緩者，蓋去父母國之道也。卽去齊去魯一端觀之，可見孔子生平可以速去而速，不必於速；可以久留而久，不必於久。可以隱處而處，不必於處；可以仕進而仕，不必於仕；久速處仕，無不各當其可。此則孔子之行也。

柳 蔡虛齋曰：此蓋固子路趨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夫子言此以曉之，非必在路。上遲遲也，遲遲其行，正待微罪而後行也。

爾 自孔子去齊至去父母國之道也。是舉孔子去國之實事來說，下可以速而速，四句又是該其生平見無不各當其可，故註謂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舉此一端謂舉去國之一端而生平之或速或久或仕或處之全量，卽此而可見矣。存疑拈定去字說下久速仕處只是不明註意耳。○惟上是舉去國之一端而下，又該生平之久速仕處以爲言，故又煞以孔子也三字。徐說謂四而字與四則字有別，亦不然。各一句看則字，便謂是決斷意思了。若

合四箇則字讀，則因時處宜之意自在。豈彼處只言其剛斷而不言其時中乎。偶換而字，不必看成異義。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爾 孟子旣敘四人之行，因斷之曰：伯夷節高天下，視天下之人無一可與儗然粹白無些點汙，清到極處而非勉而爲清，是聖之清者也。伊尹道濟天下，視天下之事皆吾分內，毅然擔當無些退讓，任到極處而非勉而爲任，是聖之任

者也。柳下惠量容天下，視天下之人無不可與，由然與偕，無些岸異，和到極處，而非勉而為和，是聖之和者也。至於孔子久速仕處，不倚一偏，變化推移，無所不可，清而未嘗不任，任而未嘗不和，實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如元氣自然之運，是乃聖之時者也。

疏義 朱子曰：三子是知之不至，不惟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問既是如此，何以為聖人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駭雜，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查滓。○伊尹之任，是自任以天下之重，雖云祿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然，終是任處多。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這固是介然，終是和處多。○問孔子時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曰：然。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各盡其一德之中，否？曰：非也。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三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不可謂之中。如伊尹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其辭命而至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

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至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聖非中之謂也。所謂知譬則巧，聖譬則力，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便是中處。○慶源輔氏曰：伊尹惟其任底意思在故，未能與天為一，而不得為聖之時。若孔子則雖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在己無不可行之道，然却無伊尹這些意思。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屬乎？多少含蓄意思。此其所以與天為一而謂之聖之時也。○東陽許氏曰：此章聖字言夷惠伊尹處，是以地言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只是清任和到極處，故謂之聖。孔子則是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中，則清任和時而出之，亦無不到極處。○呂晚村曰：時之義正在變化不同處，見有統看有拆看，統看者千古只如一時，而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無所不有，拆看者一時各有一天，而治亂寒暑晝夜呼吸無所不分。

附錄 時解多有謂聖之清聖之和聖之時是聖人中之清者任者和者

時者而不是以清任和時為聖愚玩語類云三子不惟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又曰三子是資稟如此可見三子合下資稟偏故成就亦偏合下資稟清底清到無所駁雜無纖毫查滓遂成了箇聖之清合下資稟任底任到無所駁雜無纖毫查滓遂成了箇聖之任合下資稟和底和到無所駁雜無纖毫查滓遂成了箇聖之和孔子亦是合下資稟純粹無所偏倚中到無所駁雜無纖毫查滓遂成了箇聖之時非是既成箇聖了然後為清任和時也任自聖人言之他自以清任和時而為聖就後人指之則他各於聖之中而見其為清任和時反覆看亦無所不可○三子果於天理人心無絲毫不當則是時中矣何得為清任和之偏朱子謂三子正與夫子同而中非所及則知非無絲毫不當之謂也如伯夷之善辭命而至亦不受伊尹之亂亦進柳下惠之裸程與處皆不無過當處然而聖矣○以四時言之和其春之融和發舒乎任其夏之暢茂繁會乎清其秋冬之嚴肅而凝寒乎孔子則四時之氣俱備矣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箴詔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訖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鐃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然則孔子以時會羣聖之全清任和一身兼貫其殆集大成之謂乎何以謂之集大成蓋樂有八音獨奏一音自為聲自為振是為小成若夫集大成也者則合樂之時金以聲之於先而玉以振之於後備極其全之謂也金聲也者欲奏八音必先擊鐘鐘引起然後眾音隨之而起是以一經而始乎眾音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眾音既作隨擊特磬以收之眾音由是而俱止是以一玉而收眾音之條理也始終之間脈絡貫通此樂之所為集大成也而孔子之集大成可知矣所謂始條理者即孔子智之事也蓋孔子智由天縱凡清任和之理條分縷析無一理之不精是智以啓聖之端與金以開樂之先者其事一而已矣終條理者即孔子聖之事也蓋孔子德本性成凡清任和之事經緯錯綜無一事之不當是聖以要智之終與玉以收樂之終者其事一而已矣聖者兼全此孔子之所謂集大成也

疏義 朱子曰孔子無所不該無所不備非特兼三子之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

並說亦皆兼其所長始條理猶箇絲線頭相似孔子是認得箇絲線頭故許多條理都在這裏三子者則是各拈得一邊耳○孟子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言者就三子身上說則三子自是失於其始所以虧於其終所謂聖之清只是就清上聖所謂聖之和只是就和上聖聖之任亦然蓋合下便就這上面徑行將去更不回頭不自覺其為偏也所以偏處亦只是有些私意却是一種義理上私意見得這清和任是箇好道理只管主張這一邊重了亦是私意○金聲初打聲高其後漸低於眾樂之作必以此聲之玉聲先後一般初打恁地響到住時也恁地響但玉聲住時截然便住於眾樂之終必以此振之○條理條目件項也始終條理本一件事但是上一截為始下一截為終始是知終是行如中庸說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與大學格物知至這是始條理如篤行與誠意正心修身以下這是終條理○金聲者洪纖高下有許多節目玉振者其始末如一○勉齋黃氏曰孔子之異於三子者知之至而行之盡三子之不及孔子者

知有所徹於始而行有關於終也。○南軒張氏曰：條理云者，有倫緒而不紊之謂始條理者，析眾理於毫釐也；終條理者，備眾理於一貫也。○蔡虛齋曰：智者知之所及，謂知之所到處也；聖者德之所就，謂行之結果成就也。智與聖是知行之已，成名目知與行却是用工名目。○林次崖曰：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是知所以引起，運行猶作樂擊鐘以引起眾音也。故以始條理為智之事，聖以地言造其極之名也。力行所知而造其極，這便是結果成就地位，猶作樂時擊磬以收眾音也。故以終條理為聖之事。○呂晚村曰：集大成集字包眾小成在內。○張彥陵曰：集大成時說俱止，謂兼清任和而成聖非也。蓋天地古今無所不通，帝王聖賢無所不備，若只就三子上說，使孔子生於三子之前，亦將何所集乎？○集大成也者，至終條理也，俱只就樂上說，勿夾入正意。○王觀濤曰：聲官也是死字，作活字用，始始之也，終終之也，亦是死字作活字用。○智字要見全覺意，聖字要見全體意，方與三子一偏之聖相照。○此節聖

智平說下節方說聖。由於智。○吳因之曰：金無不聲，玉無不振，各就金玉之始，終有兼總條貫之德，非必金玉兩相合而後為兼總條貫也。

也。故下從大成而明其為金聲玉振，從金聲玉振而明其為始終眾音之條理。以眾音許多條理無不備於金聲玉振之中，所以為集大成。不然則一音之小成，豈無始終？故始終條理不重，始終字只重。條理字故集大成亦不重，集字只重大。成字始條理終條理三字須一連說，條理而離始終字則無以為綱紀，而統貫之始終而離條理字則為綱紀統貫箇甚麼？而何以為集大成乎？如無孔子之智聖，則天下萬事萬物許多道理散著在天地間，如何能收攝到我身上來？此即條理不離始終之義也。若但一端之智而造一偏之聖，自謂成就我底，始終而於天地間許多萬殊道理皆不能知之明，而由之盡更何能無所不通，達而條貫之乎？此即始終不離條理之義也。不但曰始條理者智，而曰智之事。

終條理曰聖而曰聖之事兩事字中含有千變萬化許多條理在不然只一箇智以始之聖以終之中間都無事只是箇空殼子不成南軒不明兩事字遂謂指學者用功言聖人聖智合一無始卒之異殊不知聖人固無始卒之異而就其能集羣聖之大成者而指之畢竟智是孔子之明乎衆理而兼總條貫於其始聖是孔子之詣乎衆理而兼總條貫於其終何得以學者工夫來說○時字是就變化之用言集字是就包舉始終言時字不與集字對時字是大成中間妙義惟其能集大成於萬殊之條理無不備其自能隨感而應無不得時指之宜矣人混謂此即發時字之義而不知智聖是全體時是智聖中之發用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

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大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序孔子之聖智兼全如此而聖又由於智也由孔子之智而思之知之至

妙衆理於一心而莫測其神明之用譬則巧之運機於先也由孔子之聖而思之行之之盡彙衆理於一身而自極其體備之純譬則力之決勝於後也智全斯聖全猶夫射於百步之外也其發矢而至於候者乃爾射者之力也其發矢而能中乎的者非爾射者之力也巧也孔子之時孔子之聖爲之孔子之所以時則非孔子之聖爲之而孔子之智爲之也此其所以異於三子而謂之集大成也與學聖人者可以知所從事矣

所朱子曰三子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力行以造極卒至于不思不勉之地而表裏洞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雖謂之聖然於孔子則有不得而班者矣蓋以孟子之言差之則金玉備而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之博於文而約以禮

竭其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巧足以中而力有未充者與○三子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以緩急論則智居先若把輕重論則聖爲重○東陽許氏曰此一節以射比四聖人能挽彊弓射遠地此力也能中其的乃巧也必先知的之所在又知中之之法然後因力之所至而中之謂知之則然後行之從容中道三子力量雖到而知有未至故不及孔子○雲峰胡氏曰此章之旨集註偏全二字盡之譬之樂則二音自爲始終者偏而八音相爲始終者全譬之射則力而不巧者偏力而又巧者全孟子始則皆謂之聖各以其所行言末則先智而後聖統以其知與行言惟知之偏故行之所至者各極其偏惟知之全則行不期其全而自極於全○林次崖曰此是以射之中的譬聖人之全德射之中的由於巧聖人之全德由於智見得智重於聖乃孔子之所以異於三子處蓋由其巧力俱全聖智兼備所以聖無不全三子力有餘而巧

上不足故雖能聖但各有偏而不能全也

附注只說其中非爾力未說其中爾巧文氣正在此處含蓄不盡○註云三子

力有餘而巧不足又曰智不足以及平時中只說巧不足未說無巧只說智不足未說無智語類亦云智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今人都說三子不能中夫不能中則並不可爲清任和之聖矣何以爲行造其極乎愚嘗就朱子之說而發揮之孔子箭箭中紅心亦只是就其中正無偏而言其實巧力俱全因時變化要中上卽中上要中下卽中下要中左右亦如之方見時中之妙若三子各中一邊如中左者不能中右中右者不能中左也敢附正之○本文當云其發必至的者爾之力爲之也其中必箭箭紅心與但中一邊者非爾之力爲之也惟巧有足不足之殊故中有全與偏之別本該孔子與三子在內大註或問語類皆然而蒙引等書俱以此節單貼孔子又謂三子能至不能中豈三子但有力而無巧乎或曰上文智聖本貼孔子

此節以智聖譬巧力自宜單說孔子而三子於言外補之子之不從何也曰正惟智為聖之始聖為智之終似亦非三子所無而上文以為集大成之事恐人疑三子全無孔子之聖智又或竟同於孔子之聖智而無分故以巧力譬之見聖由於智猶射之力由於巧孔子巧力俱全而智聖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也敢附其說於後俟留心書理者再深考焉

北宮章金言

此孟子明先王封建之制所以正當時之兼併僭竊也章內四提天子天子二字最重蓋諸侯之去籍無天子也惡其害而去其籍惟恐有天子也言爵以天子一位領起蓋天下之爵自天子班之也言祿以天子之制領起蓋天下之祿俱自天子班之也則雖約略數言而聖王以天下公天下之大意已可見矣○天子一位至五等是班爵之制通於天下君一位至六等是班爵之制施於國中天子之制節是班祿之制施於天下天子之卿五節是班祿之制施於國中

天子之卿一節則施於天子之國中下三節則施於諸侯之國中末節因庶人之祿而帶言之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北宮錡因當時爵祿無制因問於孟子曰周室之初其班爵與祿也凡尊卑厚薄之制原是如何

孟子曰周室之制此先王公天下之大典也一則以士字與天下而

不敢私一則以職事與臣下分理之而不敢專

附如之何一問是問其班爵祿之制度非問何故而班爵祿也故下言其略亦只是言其制度而已以此公天下之利嚴天下之防皆非言內意也况天為

民而立之君只是以賢治不肖之意惟天子不能獨理則富有公侯伯子男以分治卿大夫士以佐理並公利嚴防亦不是先王班爵祿本意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惡去聲
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併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周禮孟子曰周初爵祿之制甚詳固不可得而聞也蓋其詳載於典籍必籍存而後制可考當今諸侯所為僭竊兼并惡先王班爵祿之制有害於已之所為而皆去其典籍是以無所考而知也雖然文獻之遺猶有存者軻也亦嘗於殘篇故老之傳而得聞其大略也今可為子告焉

鄭注朱子曰是不可考矣蓋自孟子時已無明驗而周禮後出又有不可盡信者是以諸儒之說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止也○蔡虛齋曰已之所為兼并則班祿之制有妨矣已之所為僭竊則班爵之制有妨矣然兼并則僭竊二者勢實相因○呂無黨曰所謂略者非闕略之略乃約略之略寥寥數言極似粗率然其間規制已備內外大小之間無不四平八穩鬪筭接縫但再加之節目紛飾

便可自成一部周禮此乃所謂略也蓋其詳可亾其略不可亾此是亾古及今所不可與民變易者

鄭注開口便說其詳不可得聞則所謂詳者乃是其中節目之委曲詳盡處蓋既去其籍事遠人湮其中委曲詳盡處已失但大綱領處畢竟未遽湮沒則所謂略者正是要領大綱處無黨以為約略之略非闕略之略最是蓋去其籍似乎闕略然闕略處則已不存孟子所聞正是不闕略處如何說聞其闕略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鄭注其略何如以爵之班於天下者言之爵之所在各有位焉天下之位統於一尊故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則一位之頒斷自天子始天子之一位尊無二上矣自天子而下凡同姓之親異姓之賢使之分理庶邦有爵位盛大

以無私為德者天子以其可為公也。則公一位。有斥侯於外。以君人為德者天子以其可為侯也。則侯一位。其德足以長人者天子以其可為伯也。則伯一位。至於其德足以養人者曰子。其德足以安人者曰男。天子以其可為子為男也。則子男同一位。自天子而公而侯而伯而子男。爵之班於天下者。凡五等也。有此五等而內外相維。大小相制。可以聽屬天下之勢矣。以爵之班於國中者。言之一國之位。統於一尊。故出令以正眾者君也。天子君於王畿者。也。天子之諸侯亦各君於其土。則君一位。由君而下。凡賢以德著。才以能稱。使之共理庶政。有知進退而道上達者。卿也。天子有卿。天子之諸侯亦有卿。則卿一位。其智足以率人者。大夫也。天子有大夫。天子之諸侯亦有大夫。則大夫一位。其才足以事人者。士也。天子有士。天子之諸侯亦有士。則士一位。中上一位。下士一位。自君而卿而大夫而上。士中士下士。爵之班於國中者。凡六等也。有此六等而貴賤相臨。尊卑有辨。可以弼成國中之治矣。此班爵之略也。

疏義

慶源輔氏曰。位以爵定。○蔡虛齋曰。君一位。卿一位。至凡六等。註云。六等施於國中。兼王朝與侯國言。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段。可見不必以無公為泥。蓋公在五等之列矣。○林次崖曰。五等通於天下。專自為君者。言上自天子下至子男。附庸皆是為君者。六等通於國中。合君臣而言。自天子之國下至附庸。皆有君。卿大夫上中下士也。故六等通於國中。是兼王朝與侯國言。○呂晚邨曰。聖王制度皆本天秩之自然。以為節為其理。當如此。不從勢力相制起見。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亾。聖人意思中原無私。為子孫世世為天子之謀。雖上下相駁之道。未嘗不在其中。然非其本義也。

附義

父天母地而為天子之外。公則以無私為義。侯則以君人為義。伯則以長人為義。子則以養人為義。男則以安人為義。何一不自生民身上起見。又何一不在以德緩人。上起見者乎。至君則以正眾為義。卿則以達道知進退為義。大夫則帥人以智。士則育人以才。何一不在主治輔治上起見。又何一不在以賢

治不肖上起見者乎此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為一定不易之理而先王所以為奉天出治至公而無私也自柳子一論將先王封建看得勢不能已竟是自私自利心腸即內外之大小相維輕重相制亦只是權變駕馭之術不知爵既有尊卑祿自有厚薄而國自有小大此亦天理民彝自然之等分何嘗容一毫私意也纔說公其利便是欲自享其利纔說嚴其防便是恐子孫之失其防此等議論出三代以後之天下安得不成一私利之天下也哉○公侯以下之爵祿皆天子班之也天子之一位果誰為班之則自有大地以來已有定分而不可易其性天班之者乎然在本章却亦無提起尊天子以壓服羣侯以下之意只平平敘去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

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厚

爵定而祿以分以祿之班於天下者言之祿出於地者也天子之爵獨尊則其祿獨厚其地之制方廣千里是千里惟天子之制則然也若天子班地於諸侯則皆方百里以為制天子班地於伯則以七十里為制天子班地於子男則以五十里為制自千里而百里而七十里而五十里以爵之尊卑為祿之多寡凡此四等四等之外又有地不足五十里而貢賦有限朝覲會同不能自達於天子則天子但使之附於大國之諸侯以治民之功通於天子者謂之曰附庸此祿之班於天下者也

疏

慶源輔氏曰田以祿分○趙氏德曰邾曹姓子爵顯帝之後邾附庸之國未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例書名○蔡虛齋曰地方千里言其地方有千里也方字帶下猶云正也非謂地方也觀公侯皆方百里文意自見○班祿之制子男皆五十里其同一位明矣

方百里文意自見○班祿之制子男皆五十里其同一位明矣

按天子地方千里言四方皆千里也蓋畫之以方則已百倍於公侯之百里矣公侯之方百里較之伯之七十里已過其五較之子男之五十里已倍其四也孟子言班爵祿整整齊齊可謂均齊方正矣班祿尤雜而難看孟子從天子千里一直敘到庶人在官之代耕無一毫不整齊處正不得以天子王畿內有卿大夫元士之地千里猶少為疑亦不得以公侯以下封地不止百里為說也雖朱子亦不盡信然須知所謂千里百里者此舉士田之可以授民耕種以出賦稅者也若兼山川林麓而計之則天子必數千里公侯必數百里或士田少而山川多之所則其地更闊矣朱子亦嘗言大山數百里亦無截斷之為封疆之界之理假若少不成又增一段此中原自不等至如顧夷在魯七百里之中齊有東至海西至河之說皆以方伯連帥之職所管轄之廣而言即如顧夷自是一箇附庸之國如何可作魯之封地論乎○註但云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是以庸為通也蔡傳以庸字作功字解但既通姓名於天子則亦未

有不考其功罪為黜陟者也兼用亦可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序以祿之班於王國者言之天子制地固十倍於侯封天子之卿所受采地則比於侯所食之祿以其為天子之卿也大夫所受之地則比於伯所食之祿以其為天子之大夫也元士所受之地則比於子男所食之祿以其為天子之元士也惟天子尊故畿內之臣猶藩封之君也此祿之班於王國者也

疏朱子曰周禮所謂公邑家邑小都大都者是已而王制亦有天子縣內諸

侯之數但其多寡與周禮復不同耳○以周禮考之其制亦與孟子不同然大都則方百里而小都亦五十里也但王制以為天子縣內諸侯祿也則國不繼世而食之亦無嫌於不容矣其據土以傳世者殆周禮之末失與○趙氏曰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為差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

別天子之卿大夫士既皆受地亦如外藩倘國必繼世則世臣而外更不用一人乎倘更有卿大夫之類真無地以給之矣此朱子之說所以可據也○與天子坐而論道者有公而官不必備則祿無定制受地斷自卿始此說亦頗有理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一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籍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原以祿之班於侯國者言之天子制公侯之國為大國其地方百里凡君卿大夫士及庶人在官者皆仰給於其中焉君得公田之入十倍於卿祿卿祿較之於君雖十分之一而實四倍於大夫大夫之祿較之於卿雖四分之一而實加倍於上士上士之祿則倍於中士中士之祿則倍於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其祿相同祿取足以代其耕而已蓋庶人在官未命為士者也因其在官而不得耕以祿代耕也天子班祿於大國之中者如此

如朱子曰君十卿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諸為公用非所謂祿也如今之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別有錢也○周禮天官冢宰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一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府治藏史掌書胥徒民服徭役者○詹氏道傳曰大國地方百里者開方法為方十里者百為田當九百萬畝接班固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開方

法計之蓋地方一里為井為田九百畝井十為通通計積一十里為田九千畝
 通十為成方十里積百里為田九萬畝成十為終方三十一里大半里積千里
 也為田九十萬畝終十為同方百里積萬里為田九十億畝即九百萬畝是所
 謂提封萬井也封者井之界提者總提封內之大數也萬井之中除山林陵麓
 溝洫城郭宮室塗邑三分去一計三千三百三十三井之三之一外除三百萬
 畝實有田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每井九百畝計六百萬畝整除公
 田每井百畝計六十六萬井六千六百六十六畝此是助法公田內每井再除
 二十畝為八家廬舍該除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四畝外公私通收五百八
 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五百二十三萬三千三百二
 十三畝公田收五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二萬二
 千畝大國三卿每卿各賦二千二百畝計九千六百畝大國大夫五人各賦八
 百畝計四千畝上士九人各賦田四百畝共計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各賦二

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各賦田二百畝共計九百畝已上通賦五萬
 一千九百畝尚餘四十八萬一千四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以供國家制度
 喪祭賓客等費餘則以備凶荒不測之用所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
 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

附注

自趙注謂卿祿居君祿十分之一之說存疑等書謂君十卿祿只重在臣

祿上以公侯伯子男班祿已見上故也顧鱗士遂謂本文是倒裝下士與庶人
 在官者同祿與字作許字謂許庶人在官者得與下士同祿亦倒裝也愚謂此
 皆時解之謬蓋大國地方百里雖說公侯之制然卿大夫士以下之祿皆在其
 中猶未實言君祿語類云祿者猶今之俸祿君十卿祿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
 賓客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非所謂祿也此可見君十卿祿
 正言公侯伯子男國君之祿何得謂重卿祿說也卿祿自四倍於大夫夫正說
 卿祿大夫倍上士方正說大夫之祿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亦然下士與庶

人在官者同祿祿僅足以代其耕則但如百畝之人而已此亦正言下士之祿但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亦只言其大概相同其實庶人在官之祿名雖百畝之入而職有大小事有煩簡則百畝之入之中又有視上農上中農中次下農之差別此又庶人在官之祿之不同者也如此何等現成而必欲倒裝何也○下士百畝之入必視上農九人之食而無差等之殊以示別於庶人在官矣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八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邦天子制伯之國為次國其地方七十里君得公田之入十倍於卿祿猶之大國也若卿祿則少殺焉卿祿三倍於大夫大夫一倍於上士上士一倍於中士中士一倍於下士下士與庶人之在官者同祿祿取足代其耕而已亦猶夫

大國弗殺也天子班祿於次國之中者如此

邦詹氏道傳曰次國地方七十里者以開方法計之為方十里者四十九

為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為田四百四十一萬畝三分去一計為井一千六百三

十三井井之三之一為田計一百四十七萬畝外實有為井三千二百六十六

井井之三之二為田計二百九十四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三萬六千六百

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為八家廬舍該除六萬五千

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實收二百八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六畝

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二百六十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

二十六萬一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二萬四千畝卿田三大

夫祿者大夫之田入八百畝二大夫祿則計一千四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

田四百畝倍之則八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士田入二百畝倍之則為四百畝

中士倍下士則下士田入百畝倍之則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同祿則其田百畝

王制所謂諸侯之下士視農大祿足以代其耕者也王制云次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古註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也次國三卿卿二千四百畝三卿計七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入八百畝五人計四千畝上士田人四百畝上士九人則計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賦田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人賦田百畝九人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田以下總賦田四萬一千五百畝尚餘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三畝畝之三之一○趙氏曰祿寢厚而不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祿寢薄而復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蔡虛齋曰可殺者損有餘之息不可殺者體不足之意

四

制祿自必由尊而卑其起義實由代耕而上也惟由代耕而上尊一位則

厚一倍之祿倍至於卿而猶必執卿祿四大夫之制則次國七十里較大國已損其玉小國五十里較大國止四之一何以爲君祿地乎况次國之君十倍卿祿之三較大國之君十倍卿祿之四者損十之三矣小國之君十倍卿祿之二

較大國之君十倍卿祿之四者損十之五矣君祿遞減而卿祿可不減乎况由下士而至大夫皆增一倍則卿亦止宜增一倍而不爲薄乃今增而三而四皆從厚以示獨重之意則雖遞降而三而二仍爲厚而不爲薄也况國遞小則事亦遞少卿之僚役家屬與交際往來之費亦當漸減又何疑於三之二之也哉

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卽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言

天子制子男之國爲小國其地方五十里君得公田之入十倍於卿祿猶

之次國也而卿祿則又殺焉卿祿二倍於大夫大夫一倍於上士上士一倍於中士中士一倍於下士下士與庶人之在官者同祿祿取足以代其耕而已亦猶夫次國弗殺也天子班祿於小國之中者如此

趙氏曰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科蓋卿而上其祿寢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已薄苟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詹氏道傳曰小國地方五十里開方計之為十里者二十有五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為田二百二十五萬畝三分去一計為井八百三十三井井之二之一為田七千五百畝實有為井一千六百六十二井井之三之二為田一百五十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二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為人家廬舍該除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實收一百四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一萬六千畝卿祿倍大夫者大夫賦田八百畝倍之則為一千六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人賦田四百畝倍之則為八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士人賦田二百畝倍之則為四百畝中士

倍下士者下士田人賦一百畝倍之則為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人賦一百畝也王制云小國二卿下大夫三人上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也小國二卿每卿田一千六百畝二卿則賦田一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則賦田八百畝五人則賦田四千畝上士九人人賦田四百畝九人則計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人賦田二百畝九人則賦田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人賦田百畝九人則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祿以下總賦田二萬九千五百畝尚餘一十萬三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食音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

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撈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序謂然庶人在官之祿亦非盡同於下士而無所差等也祿取代耕其數亦有不等吾卽以耕者之所獲言之每一夫受田百畝百畝之田必加以糞糞多者力勤是爲上農夫計其所獲可以食九人上次農夫其所獲可食八人中等農夫其所獲但可食七人中次農夫其所獲但可食六人至力之最惰者下等農夫所獲止可食五人而已其收漸薄其所養漸少也耕者之所獲大約有此五等若庶人在官者事有煩簡力有勞逸故祿之上下亦係之事煩者予以九人之養其餘以次漸減事簡者亦不失五人之供一以農夫所食之多寡爲詔祿之差等焉所謂祿足以代耕者如此夫列爵有尊卑而中外殊其制班祿有多寡而上下異其規此大略所得聞者也

疏義

朱子曰人力之不同大約如此緣有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有此五等

○林次崖曰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節乃明上文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意農有上上次中中次下五等庶人在官受祿以是爲差亦有五等以力之勤惰而分官祿五等以事之煩簡而分○糞多力勤重在力勤蓋糞所以多以力勤也○呂晚邨曰末節原只爲庶人在官者定制祿之準則從此推之則君卿大夫士之制祿義亦盡此而凡祿之制皆起於農則爵位之原亦起於農天生民而立君師義皆包舉矣此言外微意也○耕者二字直起原從上文代耕二字生來代耕之義上通於君公直至天子亦不過代耕之盡耳天生蒸民俱合一夫百畝特人各致其能以相生故有君卿大夫士之祿君卿大夫士一合一夫之食特其功大者其食倍耳皆所謂代也參看並耕章此義更分明

附錄

差在官之義人或以爲重農或以爲抑在官愚謂差在官以重農自是餘

意。本。文。只。重。差。在。官。也。抑。胥。吏。固。是。差。在。官。正。面。不。使。之。重。在。官。而。輕。農。但。職。有。大。小。事。有。煩。簡。自。不。應。一。例。而。同。非。必。有。心。抑。之。而。後。當。差。也。至。因。卽。農。以。差。在。官。推。而。君。卿。大。夫。士。無。非。以。農。之。差。差。之。則。又。推。廣。上。去。非。本。文。之。所。有。也。推。庶。人。在。官。與。下。士。同。祿。一。同。字。既。上。與。倍。字。別。又。與。此。節。差。字。別。先。王。豈。有。使。下。士。與。庶。人。在。官。混。同。不。分。之。理。况。下。士。是。官。庶。人。止。是。在。官。尊。卑。各。分。尤。是。吃。緊。處。故。以。農。夫。差。在。官。而。不。以。農。夫。差。下。士。則。卑。在。官。而。重。下。士。正。於。差。官。中。見。○。庶。人。在。官。如。府。史。胥。徒。職。有。大。小。權。亦。有。輕。重。事。亦。有。煩。簡。故。祿。亦。有。多。寡。而。以。農。之。上。中。下。爲。差。也。若。才。有。稱。否。力。有。勤。惰。則。先。王。已。取。不。才。而。惰。者。黜。之。矣。豈。有。更。差。以。祿。之。理。○。鄭。節。卿。謂。在。官。則。祿。於。四。郊。任。事。則。止。於。一。年。其。受。代。而。去。則。復。業。於。百。畝。一。人。去。之。一。人。居。之。今。之。爲。吏。者。乃。昔。之。爲。民。者。也。愚。謂。鄭。說。亦。後。世。防。奸。太。嚴。之。論。非。先。王。之。制。也。在。官。自。是。民。之。不。願。終。於。南。畝。而。欲。習。吏。事。者。爲。之。其。祿。既。給。於。公。則。不。過。公。田。之。所。入。而。已。至。

任。事。惟。勤。謹。不。舞。文。弄。法。者。用。之。豈。有。限。以。一。年。之。理。如。此。則。多。新。進。不。與。事。之。人。是。防。其。作。奸。而。反。廢。事。矣。况。每。年。更。換。亦。不。應。民。間。習。吏。事。者。如。此。之。多。是。啓。小。民。棄。南。畝。而。習。浮。華。之。漸。也。夫。在。上。旣。更。張。而。廢。事。在。下。又。棄。實。而。趨。華。豈。先。王。之。意。乎。勢。必。已。更。復。用。明。去。暗。來。生。無。限。之。奸。究。作。用。矣。先。王。惟。習。勤。而。用。之。代。耕。而。養。之。其。或。不。法。以。律。治。之。烏。容。預。設。逆。詐。之。術。以。防。範。爲。哉。

問友誼

此。章。因。交。友。之。道。而。極。推。友。德。不。挾。之。義。友。其。德。也。一。句。是。通。章。大。綱。未。節。尊。賢。貴。貴。並。言。正。以。見。尊。賢。之。義。等。於。貴。貴。則。貴。之。不。可。挾。明。矣。究。竟。不。挾。貴。全。爲。友。德。尊。賢。正。與。友。德。相。照。應。孟。獻。子。四。節。以。古。之。不。挾。貴。者。立。個。尊。賢。樣。子。不。重。分。優。劣。

萬。章。問。曰。敢。問。及。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四言詩傳卷之二
三樂齋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萬章問曰人未有不需友以成者敢問交友之道何如孟子曰交友之道心欲下而禮欲恭不挾恃已之年長不挾恃已之尊貴不挾恃已有兄弟之勢而與之友蓋以友也者必其道義可尊言行可法所以友其人之德為已之資也既友其德則當折節虛懷以致其誠敬之意不可以有所挾也

慶源輔氏曰兼夫有與恃二者之意方謂之挾但有之而不恃則未謂之挾也○新安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賢者必不與之友矣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差耳

閔參不挾長三句皆為友也者友其德也一句而設故下又足不可以有挾以申明之非先言友不可挾而以友其德足上意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七上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查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原交友固不可挾而不挾貴尤難試歷言古之不挾貴而能盡友道者魯有世卿孟獻子者百乘之家也可謂貴矣當其時有友五人焉一曰樂正裘一曰牧仲皆賢人也其餘三人皆裘仲之流則予偶忘其姓名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相友也正以此五人能以德自重不動心於勢利無獻子之家者也此獻子所以友之也假使此五人者其心亦有獻子之家獻子方且鄙之豈肯與之友乎此獻子為德而友而百乘之貴非所挾也

原慶源輔氏曰獻子忘其勢不挾貴也五人忘人之勢無獻子之家也孟子歷舉四人事首於獻子事詳之又以見上之友下固不可有所挾下為上所友亦不可有所利一有利之之意則為人所賤失其可友之實而不足友矣○蔡虛齋曰此條不必以獻子之忘勢與五人忘人之勢相對說當主獻子不挾貴

說蓋獻子所重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此正所謂友其德也則獻子之不挾其勢彰彰矣

附錄 友道本指士人相交彼此切磋為正而孟子提出不挾有三於三者之中

又單舉不可挾貴來說蓋孟子實因當時有位者皆恃貴而不肯友德以致上下不交而德業不成故如此立說耳非萬章所問之友但在有位之下交也看

孟子直週到天子友匹夫住而以貴貴尊賢並結其欲當時八君之友德尊賢亦可知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也字未住拖下無獻之家者為一句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

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原註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能不挾貴者亦有之如費惠公小國

之君也其言曰德如子思可尊也吾於子思則以師道尊之庶有所儀型以成

吾德矣德如顏般可敬也言於顏般則以友道敬之庶有所切磋以輔吾德矣

若夫王順長息則非師非友而事我者也豈可與子思顏般同語乎即惠公之

言觀之可見其所友亦必以德而小國之貴非所挾也

附錄 蔡虛齋曰舉其成語以見其友德而無所挾之意不必以所師所使皆為

友也○林次崖曰或師或友言無所挾也王順長息句是帶說蓋引費惠公成

語耳

附錄 蒙引謂不必以所師所使皆為友○愚意師亦是友德分內事看後說用上

敬下謂之尊賢可見但事我句是帶說耳然不敢以王順長息與子思顏般並

列則尊子思顏般之德而友之益可見矣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

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

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

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
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
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尊者也

厚請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能不挾其貴者亦有之晉平公大國
之君也其於亥唐也嘗慕其德而造其廬當其至門唐云入則公始入其既人
也唐云坐則公始坐其既坐也唐云食則公始食其所食者雖疏食菜羹之薄
未嘗不飽蓋敬唐之命不敢不飽也是固以德為友而大國之貴非所挾也然
惜乎其終於此而已矣天以爵位官有德而公弗與共天位以官之也天以職
事任有德而公弗與治天職以任之也天以爵祿養有德而公弗與食天祿以
養之也是士人無爵士者之尊賢也非王公撫用人之權者之尊賢也

抑義慶源輔氏曰平公之於亥唐則知所敬矣然不能與之共大位治天職食

天祿則是不能推廣是心以體天而治民以及於國也○林次崖曰王公尊賢
與士不同者用與不用耳國君而為士之尊賢無復望其有為矣曰非王公之
尊賢便下文堯友舜底意思了蓋堯非終於此而已者也

因人皆謂終於此以下不甚重者但以本節論也蓋引來証不挾則似重在
入云則入數句而不重在終於此句以下然不終於此乃為不挾之至平公雖
不挾然僅終於此孟子大有扼腕意思故下連說弗與數句文勢已一直注到
堯之友舜士去矣此通兩節論而知孟子抑揚之妙也

舜尚見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
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言所謂王公之尊賢者其惟堯之於舜乎昔舜以元德升聞自歷山而上見
於帝帝妻之二女以舜為甥館於貳室亦嘗就其館而享舜之食其館舜也是

舜爲賓而堯爲主其饗舜也是堯爲賓而舜爲主以君臣而更迭爲賓主之交是堯以天子之貴下友匹夫之賤知有德之可尊而不知有位之足恃也堯之友德不挾盛哉無以加矣

蔡虛齋曰天子友匹夫是爲何友其德也要見此意

阿丞友德不挾之至既必至堯之友舜而後已則便以其能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矣原無二意若堯不舉舜而但館饗了事亦謂之不挾之至乎故知上節非王公之尊賢已起此節堯之尊舜而天子友匹夫句內互有共天位三句在矣○既館甥又饗舜正在迭字內見其爲友蓋已忘天子匹夫之分矣時解偏重堯爲主上不知友字之妙者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以匹夫友天子而

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歷觀古人不挾如此夫豈不合於義而爲之哉蓋以下之士庶而奔走承順以敬上非無謂也朝廷莫如爵雖賢者不得而抗也貴在則然也是謂之貴貴以上之君公大夫而虛懷隆禮以敬下非無謂也長民莫如德雖貴者不得而慢也賢在則然也是謂之尊賢貴尊賢其事若有不同亦同歸於義而已蓋位之所在則用下敬上而不爲詘此安分之理宜然也德之所在則用上敬下而不爲屈此忘分之理宜然也其義一也世人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亦昧於義矣

蔡虛齋曰通章是用上敬下止是尊賢其言用上敬下而貴貴者主意在其義一也

萬章只問友耳孟子先有貴貴尊賢其義一也一段議論蓋有感於當時人君只要用上敬上不肯用上敬下耳因萬章問友遂就友德不可有挾上發

揮出來自成千古確論。賢貴分說原未推到貴貴亦是尊賢裏面事則以權與德對峙未為不可蓋論原頭起處則因其賢足以治天下而後居貴者之位論戰國時勢則貴者未必賢賢者未必貴而既處於貴則勢分自當貴貴既處於賢則友德自當尊賢因時制宜此之謂義至尊賢非以失其貴正以益其貴賢非自處於尊不能致人之尊合看互看又是餘意。合下是箇貴便當貴貴則合下是箇賢便當尊賢就本分說自有義在然當時只知貴貴而不知尊賢則尊賢之義不敢貴貴之義或疑其不一故也故集註用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一轉以見不得重貴而輕賢為當時挾貴不友德者下針砭側重自是

交際章全言

此章見聖賢委曲行道之心以事道二字為綱交以道三句為斷案以下無非發明此三句引孔子之獵較以明賜之可受正見受賜皆為行道計前五節反覆論交際可受之義後二節因論孔子可仕之義亦所以發明交際可受之義

也。○孟子之時侯王無好士之誠而猶有下士之禮若過為峻拒天下終無可交之人吾道如何行得不若因其折節之虛意以顯賓臣師臣之義亦可為遇合機緣正與孔子事道心事相符非區區止從交際起見也萬章苛責其物之所從來始終以為可卻孟子簿責其物之所從來始終以為可受不知不卻而受此委曲以為行道之兆即孔子亦獵較之心而仕際可供養之意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萬章見孟子不仕人國而猶受其交際故問曰人之以禮儀幣帛相交接者敢問此心果何心也孟子曰人有恭敬之心存於中而後假幣帛之儀將於外交際之禮所以表見其恭也

○諸侯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便是有下交愛賢之意此亦不消更問何心矣而萬章獨問其為何心者蓋已逆探其為不義之物而見其為不義之人其交

際士君子皆一團虛文假意耳。故下以爲當卻而不受。○註禮儀便見有儀幣帛便見備物早含恭字意思。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

章曰交際固所以將敬而辭讓亦所以明禮乃有卻之卻之而不受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曰凡人之處餽未有無故而卻者如尊者有賜於我而我必私計其賜之所從來曰其所取此物者不知有合於義乎抑不合於義乎必所取合義而後受之如其非義便卻還之夫尊者以恭而賜我我則必計其非義而卻之是鄙其物而輕其人傲慢莫大焉以是爲不恭故君子於尊者之賜

可受則受而弗卻也

新安陳氏曰若計其物之初得合義與否而酌其辭受受其合義者則卻

之者必以爲不合義也有此心非恭矣。○張彥陵曰何哉語氣承恭字來章之意以爲交際既是恭辭讓亦是恭如何卻便爲不恭此是疑其當卻意

此交際是出於有名而又能善其餽問之辭者故只卻之便爲不恭是爲

鄙其物而輕其人也若於齊無虛之餽則君子以不受爲義矣但卻便不恭非一概受之之說。○萬章卻之卻之爲不恭這爲字是在外面說孟子以是爲不

恭這爲字便是在心裏說蓋一心要卻之豈但外面不相稱彼以禮來此以卻往有不恭之迹其心必先度量其所取之爲不義而有鄙之之心矣以是之故

實是有不恭之心非徒外面人道不恭而已所以弗卻也集註於上爲字則曰人便以爲不恭於下爲字則曰所以卻之爲不恭當如此看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

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體不可受但無以言辭問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饋問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賜貨蒸豚之類也

序講章又問曰尊者之賜固不可卻而不義之物終不可受於此而求善處之

方當其來餽時請無以言辭顯然卻之只以心隱然卻之心度之曰此乃不義而取諸民者而假托他辭以無受則在我既無不義之污在彼亦難加不恭之罪不失已亦不失人不亦可乎孟子曰交際之禮何必心計其所取之不義乎亦視道與禮何如耳使其交於我者有道以相與而非出於無名其接於我者有禮以相加而不失之苟簡則雖聖如孔子為禮義之中正亦見可受斯受之矣何必以心卻之哉

疏義慶源輔氏曰他辭卻之視貪利者固優然亦失之過由此而甚之必至於

為於陵仲子而後已孔子受之者得中道也○林次崖曰交接只一般道是大綱禮是節目道如義以為質之義禮如禮以行之之禮亦有合道而不合禮者此道與禮之分也

因本上面其所取之者四句明是心中度量之辭萬章豈有誤認之理但孟子謂義而後受不義則卻謂直卻之而已不以他辭委托也萬章以為直以不義卻之則致不恭之誚更以他辭無受則既不顯彼不義之實而在我得全其廉介之操似亦可也不重心卻重以他辭上○交以道接以禮只就當下論何必更論其物之所由來拈出孔子為禮義中正之準則是一章吃緊意思若分上節為不當卻此節為不必卻則失眼目所在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閉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御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暨，無凡民二字，讒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卽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原註 章又問曰：夫子謂受賜者不必問所從來，但觀其交際設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如此其不義之甚也，乃其交也，亦以道其餽也，可以禮如此其恭也，斯可受其禦人所得之物與？孟子曰：禦人之貨，夫豈可受？康誥有曰：殺其人矣，而復顛越其人之尸於以奪其貨物，頑然不知畏死，凡民罔不讒怨之。由書言觀之，可見禦人之盜乃王法所不容，不待教戒而卽當誅者也。夫此誅禦之法，殷以受夏，周以受殷，三代相傳，不待辭說細辨，至今其法猶顯然明烈，如之何其

可受乎？

原註 輔氏謂萬章不能反其意之偏，以味孟子之言，此所謂誠辭，愚謂此與誠辭之蔽有別。蓋萬章謂不受諸侯之交際，其論本正，蓋不義之物，士君子本所當卻。孟子只論交道接禮，不論從來原是寬於待諸侯，以爲行道之漸。若因其不義一概絕之，則與列國諸侯不通往來，閉門自守，更何從而得行其道？惟平日雖不往見諸侯，以自輕而於交際之禮可受則受，則在我既不失守己之嚴，而於彼亦不阻其向道之念。此孔子爲兆之意而行可之外，不妨有際可公養之仕也。一章書大旨全在於此，只看萬章禦不可受之說，孟子但謂其充類至義之盡而未嘗以爲非義，但論之太精耳。節孔子獵較亦是從俗中間有委曲變化處，非謂獵較爲義，不獵較反爲非義也。看書要通大旨最緊。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

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說未知孰是

原義章又問曰：人之貨固不可受矣。今之諸侯其取諸民之不義也，橫暴不義亦猶夫禦也。苟善其外之禮以交際矣，斯君子受之知禦人之不義而不知

猶禦之非義，敢問何說也？孟子曰：諸侯之取固多不義，而此之禦則太甚矣。試以法論之，子以為今日設有王者作，明正典刑，將合連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抑先施教，令終不改過而後誅之乎？若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與禦之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且以理論之，義固一毫不苟者也。夫謂凡物非其所當有而取之者，亦同於盜也。乃是充不義之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微而極言之，見為取非有者之小，與禦人不義之大均之，有害於義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諸侯之取非其有，豈遂同於盜哉？既不同於禦人之盜，則君子之受其禮際，何不可者？昔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之俗，每當祭時，必追逐禽獸，爭相較奪，以供俎豆之需。孔子亦從其俗而聽其獵較焉。夫田獵之事，鄙事也，較奪之俗，敝俗也。然以祭舉而無害於義者，猶且從之，况乎交以道，接以禮，而其賜有不可受乎？

類盡義之說而欲一概以繩人幾何而不流於於陵仲子之爲哉。○林次崖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一句是就法度上辨其非真盜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一句是以義推之辨其非真盜。○張彥陵曰猶禦數語是章發問本意指諸侯暴征橫斂說。○子以爲有王者作五句不是爲諸侯分解只是原理原法見得諸侯非禦得之貨不害爲可受耳。法與義雖是二項却相承說言以法而例論之固未同於盜以義而極言之方似於盜若從常論諸侯畢竟不是盜也。

附錄 萬章本意不重責備諸侯取民之猶禦只重責備君子不當因禮際之善而受猶禦之物苟善其禮際斯君子受之玩苟字斯字便有不問所從來未免受不潔之物以自傷其廉耳敢問何說緊切君子身上孟子要說不妨受賜只得先序諸侯見其原非真盜若從義之盡處論則非有而取已類盜矣若從義之寬處論則居然民上用下供上名分猶存未可便謂之盜也故引孔子獵較

之事以見不妨於從寬但論禮際之善不論所取之非蓋獵較原非義事孔子不遠變之以有先薄正祭器一段妙法在何也意主於行道而爲之兆也諸侯取非其有亦非義孟子不遠責之以有不絕其慕道尊德之心一段意思在何也意亦主於行道而爲之兆也但此一段意孟子不遠說出但言獵較可從賜亦可受以答善其禮際斯君子受之之無妨俟其再問然後發明之諸解只主代辨諸侯所取之非盜便不得孟子微意所在。●徐說謂義以之律身不可不嚴以之律人不可不寬愚意萬章不是要嚴以繩諸侯正謂其不義而受之於君子之律身未嚴耳孟子正見受自無傷於義故曰而况受其賜乎蓋我只因其交道接禮而受之未嘗因其取非所有而受之既無傷於廉而又寓行道之意此君子所以必當受也孟子此一段隱衷難於對萬章說故下因孔子之事而反覆辨論之直說到行可回仕雖際可公養而亦仕而孟子委曲以受交際之心和盤托出矣書有逐漸看乃有意味者亦有打通看乃見微意者不可執

一而求也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歸章又曰君子之仕原以行道爲事也然則孔子之仕也從俗而不思以道易俗毋乃不以行道爲事與孟子曰孔子身任斯道之責行道之外更有何事

孔子固事道也萬章曰既以行道爲事則獵較之俗宜在所革何爲從俗爲之也孟子曰孔子亦正其本而已彼獵者取物於四方以祭故較也孔子則先以簿書正其祭祀之器使器有常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供其簿之所正者則實有常器簿正則本正矣彼獵較所得雖多無所用之其俗將不禁而自廢矣於從俗之中而寓變俗之法此固無妨於事道也萬章曰如此則孔子亦不得已而爲之耳何不遂去也孟子曰孔子之道大矣人或畏其難行其所以從俗而不急於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兆既可行矣而君相不能大用以遂行之然後決意去之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留於一國也其委曲行道之心如此何莫非事道之心哉

陳章朱子曰爲之兆也兆是事之端猶縫罅也○林次崖曰魯人獵較舊俗也孔子亦獵較依舊俗爲之而不變也萬章之意以事道者便當以道變易其俗今孔子亦獵較是不以道易天下也故曰事道奚獵較孟子謂孔子之不變其

俗先正其本也。先簿正祭器，則祭器有常數。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則祭物有常品。器有常數，物有常品，則不消遠取物以供祭。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此聖人陰移默奪之功，其不變俗之中，自有變之者在。若急於目前，除好革弊，此淺陋者之所爲，何足以如聖人之作用哉。爲之兆在先簿正祭器外，蓋聖人欲試行道之端，以示人於獵較一事，且姑置之，而陰爲之圖。先簿正祭器，正是陰爲之圖。更有試行道之端，在若前所云是也。此聖人作用之妙處，不然人方未知聖道之果可行，吾輒舉其小者，整頓之，人心未孚而已。駭小弊，未能革而身已不見用矣。而謂聖人爲之乎。王觀清曰：當時疑夫子之道當乎莫究累世，莫殫畏其難行，使孔子因獵較一事不合而即去，則人終不知聖道之果可行。終覺其不近人情，而益重疑畏矣。故不去而留身於魯，正欲以其隨試輒效者，示人以吾道可行之朕兆也。

附亦 一通到孟子身上，則受賜之意甚明。非但論孔子之事說開了去，而與本

旨無于也。集註因孔子事而反覆辨論，是因孔子獵較之一事，而反覆辨論其事道之心。委曲善全，有如此則受賜之心，豈非事道之心，而委曲善全又有不如此者。子須知孟子句句說孔子句句影射受賜。孔子獵較爲行道，孟子受賜亦爲行道。孔子委曲行道之難，而不去魯；孟子亦委曲行道之難，而且受賜。孔子非見以行終不行而後去魯，孟子不聞其慕道之心終不行而未嘗淹留於齊梁諸國也。此孟子因時變化之妙，而奉孔子爲家法者與。孔子亦獵較是事之小者，可以姑且從俗，然亦非苟也。正有變化之妙，用在輔民謂聖人同物之仁，處事之智，分說未當。至未嘗終三年淹，不是要說聖人決斷意思，須看不行而後字，正見繼續行道之心。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

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二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原請孔子行道之心，不特於仕魯見之也。吾嘗歷觀其仕進之跡，大槩有三：有見其道有可行之兆，而委身以仕，以行為可，則有見行可之仕。若夫行雖未可也，而重吾道而接我以禮，則此際亦可行之兆也。以際為可，則有際可之仕。至於際未必可也，而愛吾道而厚我以養，則可行之兆。或在此養也，養出於公，則有公養之仕。觀其仕於魯也，是時季桓子執政，薦於定公而用之，為司寇攝行相事，見行可之仕也。其仕於衛靈公者，乃際可之仕。而孔子弗卻也。其仕於衛孝公者，乃公養之仕。而孔子亦弗卻也。夫見行可而仕，固為事道。而際可公養

亦仕，孰非委曲以冀其道之行哉！此可知君子之受賜矣。

疏義

朱子曰：當時桓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受女

樂孔子便行矣。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奈陪，是何故？曰：孔子之力以去之。及既墮三都，而三桓之勢遂衰，所以桓子甚悔，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不終治者，由我故也。○慶源輔氏曰：見行可庶乎道之行也。際可適其禮之宜也。公養受其養之義也。○吳因之曰：謂之見行可者，謂其道略不可行，即便仕了，不必求全責備。○王觀清曰：際可公養，俱是萬一其道之行，俱是仕道。○張彥陵曰：論仕之義，即行可已非正局，乃孔子在當時則行可之外有際可，又有公養。若是乎委曲以行道，則全諸侯苟善其禮，際猶夫際可。公養之意，君子受之亦猶夫孔子行可際可公養之心，何必固卻以絕夫行道之機？此孟子願學孔子處。○陸稼書曰：季桓衛靈衛孝，即今之諸侯一流也。而孔子所謂見行可際可公養，即在乎此。然則豈為已甚者哉？三段須得此意，不

是空空証據

附參 孟子若但辨孔子獵較之事則只說上節足矣。却因孔子於魯見行可而仕。又推論出際可而亦仕。公養而亦仕。一連三有字見孔子如此之仕。有之如此之仕。而亦有之行道之心。何其委曲。然猶恐意思未明白。又跌一層見於季桓子。便見行可之仕矣。於衛靈公。便見際可之仕於衛。孝公。便見公養之仕。豈季桓子衛靈公。皆不爲取非其有之事。而後孔子受之者。哉。三於字最爲有力。註云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蓋亦有以收通章之意矣。萬章此章之問。較他章更進一格。與士之不託諸侯。不往見諸侯。意相反。蓋戰國之時。士皆枉道求合。獨孟子守不見諸侯之義。故公孫萬章之徒。往往致疑。他如齊餽兼金。陳臻便謂其當受。無有以交際爲不義。而當卻者。萬章此章之問。却是因孟子不見諸侯守已甚嚴。推其嚴於守已之義。則交際之物。亦當卻之。而不受矣。故因取非其有而推其爲猶禦。因猶禦之受。而疑孔子之獵較。

爲非道。蓋見孟子平日惟以事道爲心。故守不見之義。乃守不見之義。而又受非義之賜。故輾轉窮詰其所以然也。孟子却見得往見不可枉交際。不必却。就當下論交際。接禮原無可絕之端。就君子心中委曲論。借交際爲行道之兆。又多權衡之妙。此所以因孔子之事。反覆推之。而不厭其詳也。○孟子時與孔子時之際。可公養。又不同。故孔子謂之際。可之仕。公養之仕。若孟子時之交際。雖亦以道以禮。不過一時餽問。如聞戒餽。餽之類。並不可謂之仕矣。但有一點。下賢之心。便有可乘之機。斯不可卻之耳。

往非章旨

此專言爲貧而仕之義。既是爲貧。便自有爲貧者所宜做。首節言爲貧而仕。次節言爲貧者當知所自處。三節言卑貧者之所宜。四節即孔子事以爲法。末節言其所以如此。蓋位卑者無事言高。而居尊者必期行道。此其所以只宜辭尊而居卑也。註所以二字重。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厚孟子曰君子之仕本為濟時行道非徒為貧之故也而有時不得已而為貧者亦猶人之娶妻本為繼嗣非徒為養之故也而有時不得已而為養者要之非其當也

陳朱子曰此只是說為貧而仕聖賢在當時只要在下位不當言責之地亦是聖賢打乖處若是合言處便須當說非是教人都不得言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恥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新安陳氏曰下二句不過譬上二句所以下文不復言此

附此章自是論為貧之仕蓋仕以行道固是正論然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而家貧親老不得不為祿仕則為貧而仕亦自無妨况居卑貧而能盡職雖無與於行道之事而吾之道自在未嘗闕少若如時解謂孟子單為立朝不能行道者發則此種無恥之徒本不知道為何物無所為道更說甚麼不行須知為貧原不必諱只是時當如此看時字好則看道字愈好如此則孔子之委吏乘田兩而已矣中有道字在並有時字在末節位卑不言高時也立乎本朝而道不行為可恥亦不違乎時也總之行道之時自行道為貧之時自為貧行道而假之以為貧則絕無道為貧而道雖不行未嘗無道在也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厚為貧而仕者既為邀一職以資升斗則擇官而處奚可昧於所居哉所願者不過一階一級之榮尊官非所宜居當辭尊官而居卑秩可也所願者不過一身一家之食厚祿非所宜受當辭厚祿而居薄俸可也

附添節首為貧者三字極重既是箇為貧者則但可以免貧足矣何取於尊富

集註但當如此當字已探下宜字說。○其所以辭尊富者以尊富為行道之位而非為貧之位也。集註顧定道字正以為貧自有為貧之道。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序夫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亦必有其所宜居者矣。何者為所宜乎。惟守關之吏。訊防出入以擊柝為識者。其位既卑其職易稱為貧者所宜居也。

附錄新安陳氏曰卑官雖無行道之責薄祿亦無苟受之理。

附錄辭尊居卑二句與上節同。但玩語氣上節略重辭尊富邊見為貧者尊富非所宜居故註曰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此節略重居卑貧邊見卑貧必若抱關擊柝者而後乃可。故註曰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愚嘗謂此

章書時字宜字極重蓋道者隨時處中千變萬化仕非為貧是論仕之本義有時為貧是其中變通處使道不在於為貧而君子竟舍道而仕豈復是抱道之君子故時之所在即道之所在宜居卑貧即道在卑貧也委吏則會計必當乘田則牛羊必長即居卑貧而必盡其道也位卑而不言高以道不在於言高也立本朝而道不行不如行吾為貧而仕之道猶可以免恥也何也道隨時而在則隨時以目盡可也道有顯晦仕有緇伸仕有尊卑道無大小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偽反會計

外反當于浪反乘去聲曲曲副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苗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序不觀孔子乎昔孔子為貧而仕嘗為委積倉廩之吏矣則但曰委吏所司

者錢穀之事。但於出納之間。會計當而不差。而吾職已盡矣。又嘗爲苑囿之吏。主畜之芻牧矣。則但曰乘田所司者芻牧之事耳。但於畜養之際。牛羊茁壯肥。大且長盛。而吾職已盡矣。取其卑貧。易於稱職。而不至苟祿也。孔子之爲貧而居卑貧者如此。

亦 呂晚村曰。仕原主行道。爲貧而仕者。仕之變而行道之體。用未始不在其。中原不在道外。可以苟且得者。但責有大小。輕重不同耳。是亦道也。人講兩而已矣。語意直是輕忽。不知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中。有絕大本領。在聖人仕止久速。無時無事。不是平成手段。直至堯舜事業也。只浮雲點太虛。此是甚境界而已矣。豈是苟且了得。○貧仕固不爲行道。然其所以不爲行道者。卽貧仕之道也。辭尊富而居卑貧。卽行貧仕之道也。故位卑立朝。易地則皆然。事有大小。道無大小也。若位卑時身不行道。立朝時亦無道之可行矣。孟子引孔子作樣子。豈爲貧仕者開方便法門乎。

附 此節引孔子。雖證上卑貧之可居然吃緊意思。在稱職上。若卑貧而不稱職。但爲自己之貧。則先有曠官之罪矣。取其易稱居貧之意也。易稱而必欲其稱。以不行道。而道亦無所虧欠也。而已矣三字。舍易稱意。亦含有必欲其稱意。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制奇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所以然者何也。以位卑故也。凡位卑者不得言高位之事。若言高。則有越位之罪也。曷罪乎。爾以人之本朝。非吾所立。而行道之責不在我也。苟立乎人本朝之上。則尊且富矣。當以行道爲責矣。而乃不能致君澤民。而道不行於上。下則是尸位素餐而已。豈不可恥之甚乎。惟尊富而道不行。爲可恥。此爲貧而仕而不爲行道者。所以必辭尊富而居卑貧也。

附 朱子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

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蔡虛齋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亦正爲爲貧而仕者發或者不察見集註云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遂認與上文作對仗看非也此言其位卑而無事乎言高若傳立乎人之本朝則有行道之責矣惡可以貧賤自諉耶○林次崖曰位卑而言高則有出位之罪是位卑無行道之責正貧仕者所宜居也居高位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有竊祿之恥此貧仕者所以當辭也

附 時解皆爲此章爲居尊富而不能行道者發若然則孟子宜居卑貧之說皆暗刺居尊富之人矣愚謂此只把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一句看錯惟此句是就爲貧者說見若立朝而道不行則可恥孰甚所以不可立人之朝而但當居卑貧耳何也道與時違原爲貧而仕也若貪爵苟祿之人立人之朝他本無箇道如何却說道不行恥但當在尊富而不仕道不行矣集註以出位爲罪

則無行道之責是說爲貧者原無行道之責但當盡易稱之職何必以出位而見罪乎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亦是說爲貧者原非竊祿之官又何得居尊富之榮而反以廢道爲恥乎故下緊接此爲貧者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

出位之責

此見士當守禮而君當養賢各盡其道也自託受賜前半章意也養賢舉賢後半章意也然養賢舉賢王公之所以尊士不託而受賜士之所以不敢自尊惟以禮處已而不自尊所以當爲王公所尊則兩意未始不可通爲一意也○此章氓字賢字是眼目當其不知我之賢則我不過一氓而已不但不敢託於諸侯而亦不敢受賜於諸侯周之則受所謂免死而已者也當其亟問亟餽則不僥倖然之周而盡養賢之道是不以氓待之而以士待之矣如此不但亟餽爲能養而以繼粟繼肉爲能養更必極之堯之養舜能舉而後已蓋欲諸侯養賢

尊賢是孟子心事因萬章自託受餽之問而發揮之耳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音孟子傳食諸侯受餽不受祿故萬章疑而問曰士雖不得行其道而託於諸侯以自養宜若可也而乃不託於諸侯何也孟子曰分有所不敢也蓋諸侯本有爵士不倖出奔而來適我國則其國君以餼廩養之謂之寄公是乃禮之所宜也若士本無爵士豈可自比於諸侯不仕而食其祿是以匹夫而擬邦君之尊非禮之宜也故不敢也

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慶源輔氏曰諸侯之視諸侯雖其爵有五等之殊然其實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士不幸出奔而來適

我國則其國君以廩餼之是乃禮之所宜也故可受而謂之寄公若士之於諸侯則有尊卑貴賤之不同又本無爵士豈可自比諸侯故必仕而後常職以祿○蔡虛齋曰章內第二節言可受餽以餽無常數也第三節言不可受餽以祿賜有常數也第四節言餽之繼必以君命者為不可第五節言餽之繼不以君命將之乃可也第六節言堯之於舜乃人君養士者之標的也

附錄 託自我而託於彼其意倨曰不敢便有兢兢自守循分為禮之意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萬章又問曰士固不敢託於諸侯矣若君餽之以粟則受之乎孟子曰君餽粟於士士固受之矣章又問曰餽於託相似不託而受餽是何義也孟子曰士之未仕亦氓也君之於氓也固有周卹其空乏之義君以待氓之禮而餽之則士亦以氓之禮自處而受之此所以為可受也

附。周是偶然。卹其空乏。與後繼粟繼肉者又不同。故此但曰待民之禮。而後則曰養賢之道也。皆無常數。而其實不同。以守分言。謂之禮。以處事之宜言。卽謂之義。原非二物。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賜謂子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章又曰周與賜皆出於君。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孟子曰亦分有所不敢也。章又問曰敢問不敢受賜何謂也。孟子曰周無常數。賜有常數。有常數者所以待有常職之臣。如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賜於上。亦以既仕爲臣也。若夫未仕爲民。則無常職。無常職可以受無常數之周。卹若受有常數之俸祿。是固同於臣而不恭也。士之自處如此。

新安陳氏曰未仕爲民。既仕乃爲臣。方爲民可以受無常數之周。救未爲

臣不敢受有常數之俸祿。士之自處當然也。

因。不仕而受其祿。則自託於諸侯。亦卽諸侯之所賜矣。但自託是士欲待上之養賜之。是上自願賜於下。故註又解爲君所以待臣之禮。○虛齋謂託是自我而託乎彼。其意倨。故曰不敢。以名分言。而不敢上同於君。賜是自彼而賜於我。雖不嫌倨。亦曰不敢者。以職分言。而不敢混同於有位之臣。分別極清。不然上既有不敢託於諸侯之答矣。此復於賜之不受而問不敢之故。幾於複矣。故知有前自託或嫌於倨。而後賜之亦類於罵之意。因疑其可受而不知。又有有常職無常職之別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優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音拘使去聲。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

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今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

序章又曰。君餽之士固受之。然不識所餽者。可常繼乎。孟子曰。君之餽。卒固不可不繼。亦視其所以繼之者何如耳。昔者魯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命使者問候。以通其意。因數餽鼎肉。以致其養。自以為能養賢矣。但數以君命來餽。未免子思有數拜之勞。子思因是不悅。乃於其末後來餽之時。麾使者出於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辭。其餽曰。始吾以君致餽於伋。待伋甚厚也。自今而後。知君之於伋。食而弗愛。但以畜犬馬者畜之而已。繆公聞言。翻然悔悟。從此不復遣臺官。以致餽也。夫人君悅賢之道。固貴於能養。尤貴於能舉。繆公於子思。既不能與共天位。以舉賢。又不能曲盡誠意。以養賢。乃徒屑屑於問餽之間。豈可謂悅賢之道乎。此可見餽可常繼。而繼必以禮也。

論新安陳氏曰。士之自處。固如上文所言。然君待士。則有養賢之禮焉。繆公餽子思。使一一拜受。餽之適以勞之。非禮也。○顧麟士曰。於卒卒字。亦自臺無餽也。倒看出。若子思不麾。餽固未有已耳。○焦漪園曰。前此還望繆公之悔悟。卒之一字。可見聖賢發之不暴。處稽首再拜。聖賢終是何等氣象。

附於卒始。標使者而不受。則前此之拜而受者。非一次矣。非貶也。所以望其悔悟而觀行道之機也。不標使不受。則繆公之餽。尚未有已。與其不卒。不若早令之卒。非倨也。因其不能悔悟。而抒直道之誠也。○犬馬畜。此句已明說出。使已。僕僕亟拜。意謂且留至下節者。非也。蓋繆公自是不令臺官來餽。則固已知之矣。不能養。句便含不知繼粟繼肉之道。帶不能舉說。亦便有堯之於舜。節在。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亟拜也。非養君子

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原 萬章曰君之於士亟餽不可無餽又不可敢問國君欲養君子何如斯可謂養矣孟子曰養君子固有養君子之道焉其始也凡粟肉之餽以君命將之

而致其意之誠君子以為此君命也敢不敬乎則再拜稽首而受此始餽之禮也然自是以後但使真人繼之以粟庖人繼之以肉不復以君命將之使免

拜賜之勞此繼餽之禮宜然也此國君養君子之道也彼子思所以不悅繆公者以為不過饋肉耳乃亟問而餽使已僕僕然有亟拜之勞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也養君子之道但繼粟繼肉而不繼以君命者也
原 蘇廡齋曰真人繼粟庖人繼肉或問如此則有常數矣曰非也雖云繼肉終喚作餽不喚作常祿

終喚作餽不喚作常祿

附

偶然周其困乏本非欲養君子則上以君命將下偶拜而受之可也今國君既欲養君子則有不餽不可常餽又不可者章所以致疑也不知養自是常餽無疑但不常以君命將則養賢而不勞賢所以為盡道○粟肉曰繼則只是不令匱乏之意聽賢者所需而不限一定之數存疑謂有常數者繆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下女字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原

所貴乎君之悅賢者豈徒曰養之而已乎蓋將以舉之也必若堯之於舜也初使其子九男事之且二女女焉凡百官牛羊倉廩皆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其能養如此則繼粟繼肉又不足言矣迨其後舉而加諸為相之上位不但與之食天祿且與之共天位治天職焉其能舉又如此能養能舉悅賢之道盡矣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君不如此待士則亦終於為氓耳豈取託於諸侯而

受其賜哉

疏義 朱子曰所謂義所謂禮裏面煞有節自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便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此便是禮以君命將之使已僕僕爾亟拜也便不是禮又如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五十鎰而受於薛餽七十鎰而受這或辭或受則都有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酬他○慶源輔氏曰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養賢之至用賢之周也○蔡虛齋曰後舉而加諸上位謂上相之位也非天子之位上位猶言高位

附錄 孟子于養賢而必說到舉者非蛇足也且須問國君之養賢者為何以其悅也悅賢者為何豈但養之而已乎終不舉則養賢盡道亦無箇合煞處此孟子必舉堯為法○不舉而加上位則雖有王公之養亦不可為王公之尊賢矣固吃緊在後舉然人看後字見養然後舉作不敢輕舉之意則後字是遲緩之辭為上位地非為舜地矣反似抹到賢字惟看後字見不養而舉則計猶疎非所以安賢是後字乃慎重之辭全為舜地非為上位地也益擡高賢字又不抹到養字方妙

不見其合旨

此總言士不可往見諸侯之義以裁制之宜而言則曰義以持守有則而言則曰禮原非二物也首二節言士以禮義自守故不敢往見諸侯下詳論諸侯之不可召士見士以禮義自重也知諸侯之不可召士則知士所以不往見諸侯之故矣前後交相發明不是截然兩意○士為庶人于禮則不敢見士為賢人

于義則不敢見。士未仕。可以庶人名之。士既仕。可以官名之。以士為賢而欲見之。則不可名。中間責君之名。正明士之不可見。而當自守以禮義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質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士以行道為心，則當以得君為急，乃高尚其志，不肯往見諸侯，敢問此何義乎？孟子曰：所謂得見于諸侯者，以在位為臣也。若士而未仕，有居于國都之中者，曰市井之臣，有居于郊野之外者，曰草莽之臣，兩等人皆為庶人。庶人未傳質為臣，是其迹猶未離乎市井草莽也。其不敢見于諸侯，乃守庶人之分禮所當然也。無敢見之禮，則無可見之義矣。

新安陳氏曰：市井草莽之臣，與詩率士莫非王臣同，未仕之臣也。傳質為

至乃已仕之臣也。○蔡虛齋曰：皆為庶人。庶人即士也。以位而言曰庶人，故往役義也。以德而言曰士，故往見不義也。○此士字與下文士以旂以士之招招庶人，士字不同。蓋此士字是未仕者，彼二士者是已仕有位者。乃上中下上之士也。故朱註云：士謂已仕者。○湯霍林曰：不見諸侯兼未名不求見，既名不往見。

附錄：士之所以異于庶人者，以其德也，非以其分也。若不論德而論分，則皆為未仕。皆謂庶人矣。以不見輕諸侯言，便是義，以不敢見諸侯言，便是禮。可見士之不見諸侯，不是抗節自高，却是循分自下。要知自下却是自重，不可看做兩層。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萬章曰士既以庶人自處則當惟君命是從矣乃國君召庶人而役之庶人則往役君欲見士而召之士則不肯往見何也孟子曰凡此皆準之義耳庶人者率子民之職其所以趨事赴功而不敢後者乃是以分自守義當然也若既知其為士而召之即往則未免枉道徇人守己之義不如是也

師 呂晚村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人不我知則賤當役貴君子不恥役而世人恥之人知我則不肯當事貴君子恥見之而世人不恥也○林次崖曰上

曰庶人不往見諸侯乃守己之禮下當日往見非禮為是乃曰往見不義者何也不守禮而往見便是不義也夫禮故不義不義緣無禮而生也下文俱是明往見不義之意○王觀濤曰只在一召字生出許多議論全在彼不可召上見我不可往

附 不名亦不往見萬章名之役則往役名之見則不往見獨就名上說者全是以往役襯起來說見名役何其卑名見則似尊于役矣乃卑視之反往應其

召尊視之反不應其召何其甘與賤役而不甘與人君抗禮也孟子却謂君以庶人待之是不知我為有德者也則庶人但盡庶人之職亦義所當然也君以士待之是知我為有德而異于庶人者也則士當守士之禮而輕已往見即非義之所在也即上章以氓待之則不託于諸侯以賢待之則必當盡養賢之道之意○禮義字不必過分看註中往見不義只云士之禮可見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附 欲知士不往之義當知君欲見之心我且問子君之欲見士也其意果何

為也哉章曰為其宏覽博學多聞而能知道也為其德成行立賢而能體道也此其所以欲見之也孟子曰國君見士使不為多聞與賢則已如為其多聞而欲資之以講明道理是師道之所在也雖尊如天子猶且不召師而况諸侯乎能為其賢而欲資之以贊襄治化是德義之可尊也雖折節下交亦不為屈我

未聞諸侯欲見賢而反召天子之所不敢召也。知國君之不可召士則士之不可往見明矣。

師義 朱子曰賢以所行言多聞以所知言細分固當有別亦不必深致意。○蔡

虛齋曰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至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所以明上文往見不義也之意。又自此以下五節皆所以申明此一節意也。下文以德則下事我者也。得又兼多聞與賢言。

師義 曰上召之則不往見之一見字生出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波瀾故下只放君不召士說其實君不可召士即士之所以自重士之所以自重可即士之所以守禮始終無二意也。○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是疊說句法自在一人身上言分明有曰字如何不作萬章答語。下曰字又緊接萬章之語而申明之以見其不可召也。惟多聞與賢只是一人則賢亦未始非師未聞欲見賢而召之句內亦互有天子不召師句在。

繆公欲見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冬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取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師義 何以見君之不可召士也。昔者魯繆公亟見于子思曰古者千乘之君忘分而與韋布之士為友則何如。公蓋自謂能太子思也。于是子思輒然不悅曰。聞古之人有言曰君之于士當隆以師禮。事之云乎。豈但曰平等相接友之云乎。吾想當日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爵位言則子君也我臣也臣不可友君亦何敢與君友也。以道德言則子事我者也是我為師子為弟弟不可以友師奚可以與我友。夫由子思之意觀之可見千乘之君求與士為友而不可得而况召士使之往見與。知君不可召士則士往見之不義明也。

南軒張氏曰在我則當守庶人之分在君則當隆事師之禮○蔡虛齋曰
繆公亟見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其詞驕故子思之答其詞抗○
自繆公亟見于子思至而况可召與是卽子思之言而見士之不可往見諸侯
也自景公田至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卽虞人之事而見士之不可往
見諸侯也

豈不曰以下。是孟子推子思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意但以位以德
不是平列較量之辭見以位則何敢與君友以德則但當事我須知以位是置
德不論而但論位則子君我臣而不敢與君友耳若友之之云則是以德論矣
如此則子雖君亦只事我者耳奚可以與我友乎緊貼德之當尊師說非徒自
抗之辭○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是就繆公與子思之事而推開言之
○節首亟見于子思便見他能下賢友士處已與召字對針見未嘗召見也而
猶不可得况可召與末句與首句亟見應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遂
取焉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

說見前篇

君既不可召士而士若往見不但有愧于子思且出虞人下矣昔齊景公

田獵使人執析羽旌以招虞人虞人不至景公怒將殺之孔子聞而美之曰志
士因窮嘗念死在溝壑而不悔勇士輕生常念喪其元首而不顧孔子奚取于

虞人而以志士勇士美之也取非其招而守死不往也豈士志出虞人下哉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
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旃析羽而注於旃干之首曰旌

萬章曰旌非虞人之招敢問招虞人當何以也孟子曰以皮冠從其所有
事也此招虞人之禮也義于田獵有取也若招庶人之禮則以通帛之旃義取

其質素也。招士之禮則以交龍之旂。義取其變化也。至于禮招大夫。乃以折羽之旌。則有取于文明之義焉。然則旌固所以招大夫。豈可以招虞人乎。

引子思一段重君之不可召。士故曰而况可召。與引虞人三節重士之不可應召。而往故第二節一則曰不敢。再則曰不敢。况以不賢之招招賢人。而可在哉。事雖兩引。而意實一串。總覺君之不可召。士而士之不可往。應其召也。平對固不是。重子思一段亦未必然。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是可見皮冠者虞人之招而旌者大夫之招也。景公以大夫之招招虞人

虞人固死不敢往。即此推之。則旃者庶人之招也。旂者士之招也。設使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又豈敢不安其分而往哉。夫以貴者之招招賤者。特過其分耳。未為屈之也。賤者尚安分而不敢往。况乎招便來見。是不以禮。乃不賢人之招也。乃以之招賢人乎。其不可往也。決矣。此所以不往見諸侯為士之義也。

引註云。欲見而召之。見不賢人之招也。不賢指人君。說言欲見賢而召之。則其君先不賢矣。竟欲招賢人而尚可往乎。吳說謂招之便。是以不賢待之。將不賢指士。如此則不必召而見之矣。與前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相反不可從。

○註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敢字可字緊貼招上。說以士之招招庶人。是但論名分。故曰不敢。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是論道德。故曰不可。若上章及此章前面不敢。是亦就士人自己守分言。今既曰招賢人。則是爭道德之時。而非爭名分之時。故但曰不可往。而不得曰不敢往。

集註之精如此。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砥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正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詩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是招之，不以其道也。人君欲見賢人而不以其見之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是無路可入也。豈可得而見哉？所以然者，以士平日有精義之學而動必以禮，故也。夫義為裁制之宜，平正適達，一舉足而不容離，猶行之有路也。禮為中正之則，謹言端直，一措躬而不宜，越猶室之有門也。而能由是路出入是門者，鮮矣。惟君子知之明，守之定，為能非義無行，由是路而不舍，非禮無履，出入是門而不踰也。小雅大東之詩云：瞻彼周道，其平則如底而不險，其直則如矢而不邪。曲是乃君子之所踐履，而小人當以君子之所履為視效者也。詩所言正君子能由是路之証也。惟以義為路而由之，斯

一出。一入。皆在禮中。豈肯往不賢之招乎。而士之所以不見者。彰彰矣。

禮記慶源輔氏曰：以周道為君子所履，証義路為賢者所由。○蔡虛齋曰：近則就而見之，遠則以幣聘之。此則欲見賢人而以其道者也。舍此而召之，則非其道。即是欲其入而閉之門。此二欲字宜要分明。○呂晚村曰：夫義路也。四句緊承欲入閉門句。生出不見辨讚君子。正是責重諸侯。君子所以不見，正為諸侯必以義禮耳。此正對當不見諸侯何義一句詞意隱嚴。○能由出入都在平素學術上講，不專指見君見君義禮從此出耳。

禮記不以其道道字。雖即禮義然在人君身上說。只是不就見不幣聘便是不以其道。蓋就見幣聘上之禮義也。守己不往見下之禮義也。雖平日君子所由出入之禮義不止于此。而此亦禮義中事。引詩則道只作大道講。不必如蒙引作周之王道說。只重君子所履一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小人句帶引。○禮義一物也。又皆以所行言。而孟子以門與路分譬之者。蓋義以處物而制其宜。

如路之通達者然禮以持身而守其正如門之端直者然也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不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而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原章又問曰士以禮義自守可以不應召矣乃若孔子禮義之宗也聞君命召則不俟駕車而行以不往見之禮律之然則孔子非與孟子曰未仕之士與已仕之臣所處不同孔子所以不俟駕者孔子當仕魯為司寇時有官守之職而若以其官召之所以急趨之也若未仕傳贊為臣而無官職是市井草莽之臣耳安得與孔子應召之事並論哉

原慶源輔氏曰觀答陳代章知不枉道從人之義觀答公孫丑章又知不為

臣不見之禮觀此章又知賢者有不可召之義蓋君子之出處進退一惟禮與義而已初無適莫也○焦漪園曰禮義無定體亦無定用為士時則以不赴召為禮義居官時則又以赴召為禮義孔子當時居官了君以官召之孔子亦以官赴之此正是時中之道禮義之所在也士則未有官職而可以此相律乎
原以其官召之要看以其二字蓋人君此時非必不為其多問不為其賢但所以召之者以其官而非以其多問與賢也此節雖是餘波然亦吃緊不然則禮義乃拘執而無變通之妙矣以其官召亦正與傳贊為臣句相顧

御書全言

此見當自盡善量以為友善之地也由鄉國而及天下由今而及古善之最無窮友善之量亦無窮然非己之善蓋鄉國天下則不能友鄉國天下之善十無知人論世之識亦安能盡友古人之善乎孟子教萬章全在自家身上立根基若只說善量宜廣友盡古今便失其旨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于全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

原孟子問萬章曰友所以取善而取善又由于己如己之識見器量可以蓋一鄉而爲一鄉之善士斯有以盡友一鄉之善士而凡善之在一鄉者皆吾善矣己之識見器量可以蓋天下而爲天下之善士斯有以盡友天下之善士而凡善之在天下者皆吾善矣

新安陳氏曰廣狹有異勢而善無異理雖千萬人同此心此理也惟善蓋一鄉始能友一鄉之善士不然則我所取之友必有所偏或有所遺不能盡得而友之矣一國之善士卽在一鄉之善士中其善不止蓋一鄉而足以蓋一國

者也推而至于天下皆如此友也者友其善也善之所在聲應氣求自有天然不容不合者而非可以勉強合也○呂晚村曰此早不是推廣交友正極言取善之法節節從自己分量識見恢廓上去可見誦讀論世卽窮理格物之功正是身心性命關通處非永嘉博辨古今徒成箇沒用學問也

附此章人都只重善量無窮說見善量無窮故友善之量亦無窮愚謂若如此則談何容易學者也不須講求友鄉國天下善士之道也不須講求誦詩讀書知人論世之法孟子如何劈頭說一箇己之善蓋于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蓋于一國然後能盡友一國蓋于天下然後能盡友天下然則不能以善蓋盡鄉國天下有坐以待困耳更何友善無窮之云乎且吾見天下之誦詩讀書者矣頌讀是頌讀至問其能論世否知其人否則茫然矣而敢遽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耶愚謂孟子此章全是要萬章先定自家之識見品詣自家識見品詣到得那一步只友得那一步故註曰隨其高下以爲廣狹如自家之識見

品詣蓋得一鄉則一鄉之善士我方能知之而友之不然則他本是一鄉中之善士我先識不得他他又不屑與我友安能友得一鄉之善士推而一國之善士又高出乎一鄉者也我之識見品詣只蓋得一鄉那高一等底我如何能友他推而天下之善士又高出乎一國者也是天下少有底人物了我之識見品詣只蓋得一國這也無用又安能友得他林次崖謂止友善蓋一鄉者則善量不廣友盡一鄉又有友不如己之嫌總是不明自然符合之理夫一鄉之善士以盡友之為善量之廣此猶易事若一國皆要盡友其勢已難若天下皆要盡友豈非勢之不可必得者乎註所謂廣狹者就隨我之高下言我能友一國之善士自廣于一鄉能友天下之善士自廣于一國非以盡友為廣也卽下尚論古人亦然詩書具在聽人自頌自讀我之識見品詣到得古人那一等只知得那一等人論得那一等世如自家之識見品詣到得夷惠總知得夷惠到得伊周總知得伊周到得湯武堯舜孔子亦然此之謂論世以知人而友古人之善

也孟子教萬章將自己識見品詣造就到極高地位纔可交遊天下論斷古人古人蓋實為自家寫照也○豈無在一鄉之近而實為天下之善士者豈無在天下一國之中而僅為一鄉之善士者卽今人亦未必盡不如古人古人亦未必盡勝于今人又當通看活看然只一箇隨其高下以為廣狹盡之矣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

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

以為未足又進而取于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取但今人之善所友但今世之人此未足以極乎善之量也又自今日而尚論

乎古之人焉古人何在在詩書中耳古人往而詩書在尚論者則取其詩而頌

之取其書而讀之。詩書者其人之所由著也。然僅觀其言而不考其人行事之實。可乎。是以又即其誦讀者而詳考其當世行事之迹也。古人所處之世異。則行事之迹亦異。而其心未始有異也。出乎千載之下。如身生其時。邈乎千載之前。如事在于已。則我之心。即古人之心。古人之善。皆我之善。是能上進而取友于古人也。豈特為一世之士哉。是尚友也。至于尚友而後取友之道。無以復加于此。見友道無窮而進善之心。未可以自足也。于其勉之。

須當論其所遇之時如何不可一槩而論也。○南軒張氏曰。自友一鄉之善士。至于上論古之人。每進而愈上也。所見者愈大。則所取愈廣矣。○張彥陵曰。論世亦在詩書。誦讀上審究。只是教他于頌讀時。加一段揣摩工夫。不離詩書。又不泥詩書。

既曰頌詩讀書矣。而又曰不知其人。以只知頌讀而不知論其世也。故知

人只在論世論世。究亦只在頌讀內。而不作頌讀外。蓋徒以詩書視之。而不深考其行事之實。如何能知人。堯舜之世。便當揖讓湯武之世。便當征伐。朱此時勢之一端。亦只在行事之迹內。不能包得行事。以猶有不盡于時勢者。此朱子所以斷下行事之迹四字也。○亦不限定友天下之善士。後方頌讀。當其善共與鄉時。已曾從詩書中造就來。雖彼時也。想于頌讀中論世。以知人。無奈學力識解不同。如何能尚論而友之。必到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之後。乃尚友得古人而不止為一世之士。○尚論之尚。是進而上論。古人筆點論古。說尚友之尚。見能進其取友之道。而不止為一世之士。通承友天下之善士來。

問卿之道

此論為卿之道。君有親疎之異。故道有經權之殊。提出不聽二字。正所以動時君虛已受善之心。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

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一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思
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于此也

齊宣王問為卿之道孟子曰王之所問者果何等卿也王曰卿也有不同
乎孟子曰卿之列爵雖同而委任則異有同姓而為貴戚之卿有疎遠而為異
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其道何如孟子曰貴戚之卿誼同休戚幸而君無
大過與國咸休固其願也設或君德不修有大過彭聞于外則當正言以規諫
之然不以一諫塞責也必至再三務期悔悟而後已使或執迷不聽則不得
已更擇宗族之賢者立之蓋為祖宗重民社達權救變之道當然也所謂貴戚
之卿如此

新安陳氏曰古人所謂親戚並指天屬之親○王觀濤曰問卿還是問為
卿之道

從貴戚之卿與異姓之卿不同者只是親疎之義耳其實皆是箇卿則皆當
有格心之道故兩處皆有反覆之諫須知反覆中行盡誠以感之明理以曉之
隨事以引喻而剖晰之兩處亦未嘗不同也貴戚亦非于小過不諫但大過終
不聽而易位耳是舉至重大者來說見其無可去之義而有休戚之關耳○細
看來貴戚之卿不必大過終諫然小過必要從寬或不盡諫或諫之而不必反
覆何也恐以瀆取疎則先失親親之恩而無以為宗社之地矣孟子特下大過
字亦自有意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王聞易位之言而駭勃然變乎色蓋疑其言之大過也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序論 孟子慰之曰王勿怪臣言為大甚也。王既問臣，臣不敢避諱，遷就而不以正理對。蓋易位者，貴戚之卿，其道當如是也。

疏義 管東溟曰：王勃然變乎色，而孟子慰之曰：王勿異也。此可見其善養氣。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此可以驗其足用為善。

附考 既有大過，則有易位之理，甚至無貴戚之卿，可以易位而亦不能保其位者，蓋亦多矣。易位而更立旁支之賢者以代之，則君之位雖易而祖宗傳受之位得以常存。此權而得中者也。總之位非一人之位，而代傳之位也。王惟視位為一身之私物，故聞易位之言而不覺勃然變色耳。○土勿異也，見此中原有正理在，雖是慰齊王而即互有正對意。臣不敢不以正對見自己素守以正不致為不正之言，雖是自明亦即互有勿異意。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

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于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于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序論 宣王顏色稍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何如孟子曰：異姓之卿以義合，非必有大過而後諫也。君有過則必諫，然亦不以一諫塞責也。必再三開導以庶幾其一聽。如或執迷不聽，則有見幾而作浩然長往而已。所謂異姓之卿蓋如此。夫卿雖有不同，然一以宗社為重，一以正君為急，同一忠愛之心而已。人君可不自勉于無過，以成始終之美哉。

疏義 新安陳氏曰：親者可以行權，疎者惟當守經。○南軒張氏曰：貴戚之卿與異姓之卿有親疎之異，故不得而同論也。貴戚之卿任宗社之責，故得更擇其宗族之賢以易之，然非謂貴戚之卿諫君反覆而不從，便可以易位，蓋極其理而言之，有可以易位之道也。

附錄 孟子嘗云。大人格君心之非。人不足適。政不足間。然亦有君身自己。有過而不可不諫者。亦不得執格心之說。而全不諫也。諫之反覆。所謂以道事君。不聽則去。所謂不可則止。去就之義。當然也。

其一。雖。取。廷。特。發。不。測。頃。言。且。與。而。前。而。然。其。由。而。出。則。情。異。於。之。則。蓋。賦。也。有。大。過。而。發。於。出。味。自。出。則。必。熱。然。亦。不。以。一。而。責。出。必。再。三。開。要。以。類。辨。

氣。謂。宜。往。適。也。謂。宜。然。發。諸。問。是。私。之。難。而。最。正。也。曰。與。我。之。則。以。其。公。非。必。

昌。昌。也。又。委。丑。對。之。不。回。不。以。持。一。備。也。

不。盡。而。不。諫。曰。可。去。矣。然。三。不。貴。然。不。諫。之。于。極。而。不。諫。之。人。與。我。以。謂。行。之。下。字。眼。不。盡。非。不。諫。也。且。必。大。過。而。不。諫。以。可。發。功。與。我。之。則。大。過。非。不。諫。也。

